



园·缘

梁 植

我和园子有缘。记得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夜晚，第一个在园子里度过的夏夜，我和师兄从同方部骑回紫荆，闲话中蓦然抬头，横亘在眼前的、是紫操那一头不同屋子里的灯光所连成的巨大光幕，那光好像情人的倾诉、淡淡的伴我躺在甜蜜中，那光又好像母亲的温柔、轻轻地拢着我不羁的发梢。只那一瞬，我便知道，我恋爱了。然而这与园子的爱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深沉，注定了无绪。

住进园子后的生活是忙碌的。那光虽然时时仍在眼前，但却仿佛只弥留在自己对夏天的回忆中了。又一次凝视那光，又一次感受那砰然心动的瞬间，是在 2011 年 4 月 24 日的深夜。

走出化妆间已近 11 点，晚会结束后奋斗数日的伙伴们在台上尽情地狂欢其实也何尝不是一种告别。我和搭档慢慢走着，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光芒渐远的主舞台，似乎心里就空了一分。与搭档分手，信步地在园子里踱着，猛一抬头，竟看见那光在一片片褪去，如同

少女慢慢阖上了清澈的双眸。我知道，到了熄灯的时间了，而当明早来电的时刻，清华新百年的历史，也将同时点亮。

还没来得及感叹，紫荆又淡淡地萌发起了一层微光，那是点起的盏盏应急灯。相信今夜这光将不会如往常一样，聚焦在没算完的数学作业纸上。循着这点点余光，我们从室友闪烁的眼神中仿佛触摸到了属于每个人的清华往事，年少的梦想、盛夏的初来乍到、深冬的奋发与早春的青涩，这些被我们锁在园子深处的记忆，在百年落幕的一刻，夹杂着春风扑面而来。

关于百年，最初的认识是源自 2008 年底与顾校长的对话。当时他眼中散发的光彩让我知道，2011 年的春天，我们的清华园将与世界共舞。21 日到 24 日，4 天、4 场主持，从诺奖大师到全球校长到百年晚会，我为自己能够为母校进献一点微薄之力而幸福。

想到这儿，心思忽然澄明了。一直在思索，百年清华，

于我们、于园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问题已被回答得太多太多，而似乎没有一个答案关乎痛痒。然而就在这个只有繁星洒下的紫操上，回望沉沉睡去的紫荆公寓，我想我找到了足以说服自己的答案。

百年清华像一列飞驰的火车，从民族屈辱的滚滚浓烟中驶出、一路上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搭车的乘客遍布世界各地，车头改了一个又一个、车厢换了一节又一节，但是，又有谁在这一往无前、直奔目的地的旅程中注意过车厢里座椅的花纹、沿途各色的风景甚至车顶上已相守百年的星空？

要感谢园子里如画的四月，一场场不期而遇的细雨正不断地温润着乘客们的记忆。从二校门中走回的一张张写满岁月的笑脸上我分明触到，归隐在园子里多时的那种温暖，又一次地笼罩在我们周围。而那光，也就在这时，回到了我的面前。

清华园，能爱你，是我们的尘缘。❀